

從恐懼到平安，一段遺漏的回憶錄

我的名字叫嚴力山，是嚴雨田的大弟。

首先，我要向各位致十二萬分的歉意，在我哥哥的追思禮拜上，我們兄弟姊妹沒有一人能夠回來參加。但我在這裡願意以一段‘從恐懼到平安，一段遺漏的回憶錄’來追憶我的哥哥。

我相信在座的很多人都看過了哥哥的回憶錄，他的回憶錄的確是非常精彩，雖然我對書中的情節大部分都很清楚，我還是看得津津有味。

我的哥哥是個非常不尋常的人，他有絕頂的聰明智慧與才藝。在學校調皮搗蛋，但在功課上卻是無師自通。他不但專長數理，他的炭筆畫在高中也是非常有名。若你是他中學的同學，你一定記得藍旗袍-他的模特兒。他的文學也非常好，讀他的自傳就可看出他中英文的造詣。唱歌也是他拿手的絕藝，他的歌在鋼琴酒吧也是很受歡迎的。

他有個獨特的個性，是個充滿了自信，灑脫，固執，有義氣，為所欲為，又非常自我的人。一方面，他有不少非常知己的朋友，贏得許多女孩與學生的仰慕，在同時，他也得罪與傷害了許多人，家庭生活並不美滿。

在兄妹中，我和他只差一歲，所以比較親近。他非常照顧我，記得我在高中的數理都是由他給我補習的，因此，我功課雖不好，但數理總是名列前茅。有一次我被一太保欺負，他去替我報仇，後來自己卻被捅了一刀。

我哥哥雖然灑脫，但你們可注意到，在晚年的時候，他開始對孤獨與死亡有一種恐懼感。記得在我與他的連絡中，他常提到孤獨的恐懼，他害怕萬一他死時無人在旁邊，他會躺在地上掙扎而死，幾天後才被人發現。當時我們只能跟他說人人都會面臨這一天，就連夫妻，也會有一人最後落單。我們告訴他，如果能信靠上帝，祂會保守看顧我們，他就不會孤單與懼怕，但他無法接受，對孤獨的懼怕仍然存在。

當時他的身體還很好，每年夏天他都會來美國，停留在舊金山和西雅圖。當他在舊金山時，徐國權夫婦常帶他去教堂與查經班。在西雅圖時，我們也帶他參加教會的活動。他會與許多人辯論，我想你們都可想像得到他辯論時的激昂神態。他雖然表面上沒有接受，但在他心中仍產生不少影響。因為他後來在‘藝人之家’受到孫越，郭承威長老的帶領，受了洗，但是他對神仍時常抱著懷疑的態度。

四年多前，他得了胰臟癌，他的前妻姜曼雲付出極大的愛心，接納他到她的樓上居住，處理他所有的衣食住行，還幫他找了一個菲傭，解決了他在生病時，最害怕單獨居住的恐懼感。當時我們都很感動地對他說，神這麼奇妙地使用了小姜，解決了你最大的居住煩惱，這不是個偶然。是因為神要你親身經歷祂是一位真實，而且關心我們的神。我們也鼓勵他，藉著

生病在家的這段時間，可以趁機解決一些家庭的問題。的確，在這段期間，我們討論了許多人生的問題，他也開始注重家庭和人際關係，甚至很慎重的告訴他兒子婚姻關係的重要。後來他兒子辭了美國的工作，回了台灣，他與前妻，兒子，女兒之間的關係都有了明顯的改進。但他還是認為神是慘酷的，日子過得好好的，為什麼神要他得癌症呢？

兩年前，他的狀況較好，能夠到美國來休養，姜曼雲就趁著這期間裝修她的公寓。但是當嚴雨田準備回台時，她的公寓卻一直未完工。他別無選擇，只能回淡水自己的家。但是因為帶著菲傭，身體狀況尚好，他也就處之泰然，沒有太大的恐懼。我們提醒他說，神是多麼恩待你，還是沒有讓你單獨居住。

後來，他開始對死亡的過程發生了更多的恐懼。他害怕在最後的一段生病過程中沒有合適的人在身旁幫忙。兒子雖在，但遠在台北上班，急救時來不及。我們跟他說，神解決了你前兩次的恐懼，他必會為你安排以後的一切，神尚未將你接去，必有他的用意，也許他在等你，希望你有一天相信他的存在而接受他。

去年十月，他肝的腫瘤被清除，他天真地以為他的癌症已經完全根治，正好菲傭又必須回國簽證，家中無人照顧他，他就大膽地訂了機票，來了美國。沒想到這一趟是這麼的不順利，才到舊金山就病倒了。之後在西雅圖痛苦地待了一個多月，頭昏，虛弱，一吃東西就肚子痛，整天縮在沙發上。進了急診處好幾次，他知道必須提早回台灣了。因為菲傭尚未回台，我的太太志明與我就決定陪他一道回家。回到台灣馬上就進了急診室，再遲幾天，可能就回不了台灣了。下面三個禮拜我們陪他度過了他一生最艱難的時刻，那是從一個對生命懷抱著希望，到對生命幾近絕望的過程。我弟弟友民也正好要來台辦事，我們倆就錯開時間，總共陪他五個星期，他兒子在我們走後可以接著請假照顧他。我們三兄弟與他兒子能夠在他最後的日子裡一起渡過，照顧他，這是多麼難得的福分。在這段期間，他的身體一日不如一日，每天都有大小意外發生，幸好我們都在他身邊，隨時隨刻，他都有傾訴對象。我們打聽到安寧病房可成為他下一步的去處，原本他不願有任何儀式，現在卻決定，由他受洗的‘藝人之家’替他辦基督教的追悼會。我們提醒他，這是多麼完美的安排，多麼完美的時間。這趟美國之行，雖不順利，但也因此有機會最後看見了在美國的朋友與親戚。更讓我和友民因此而回台陪他，沒有一段時間是讓他孤獨渡過的，難道這都是巧合嗎？他，無話可說。我們離開前替他做了一個禱告，他大聲的說‘阿門’，那時我就知道他接受了神。

友民離開的第二天，他因注射過多的胰島素而昏倒，希格馬上送他去急診室，幾天後就進入安寧病房，開始了他人生最後的路程。在那裡，他不再孤獨害怕，不但有醫生與護士，他的菲傭 24 小時在旁細心伺候，希格也每天去陪他，再加上有這麼多朋友時常來探訪，他心裡終於有了平安。

這時，他還有一件未完成的願望，就是他的回憶錄。我的好友鄭志良充滿信心地告訴他：神一定會讓你完成這心願的。十二月十八日，感謝 David Allan，他的回憶錄在亞馬遜書店出

版了。神，應許了他所有的願望。不但讓他完成了回憶錄，因為在胰臟癌病人中，他的生命是最長久之一，榮總將他做為特別研究的對象，不但訪問他，還要求實習醫生閱讀他的傳記。他最後的心願完成了，但比他想像中的更加完美。

這時他已經非常軟弱，但他還記得問候他妹妹 Shirley 腳部的手術，這是他以前不可能說的關懷人的話。因為他了解了‘愛與關心’，當時他正完成回憶錄的最後一章。

他離開世界的前一天，有許多朋友都去探訪他，當 Fanny, Linda, Bill 去探訪時，Paulin 正在幫他按摩，剪腳指甲，十分貼心。學生廖學翰也守在一旁。藝人之家的長老用 ipad 播放奇異恩典，並要求他們輪流為他唸詩歌，唸完詩歌後，他說‘阿門’。感謝神，他的心靈終於得到了愛與平安。神給了他充分的時間，讓他親眼看到神的存在與信實。

進安寧病房有一個條件，就是一個月後必須搬出，重新申請。那對他將是個多大的折磨。但他是十二月一日進入安寧病房，過世是十二月二十三日，尚不滿一個月。神的安排是何其美妙，我哥哥是個不尋常的人，神也給了他不尋常的祝福。

這是一段嚴雨田從恐懼到平安掙扎的記錄，是他回憶錄中沒有交代的一段。我以這一段回憶錄來紀念我哥哥。願他安息主懷。

在這裡我要特別謝謝錢安平定時將我哥哥的消息通知我們，加上各位親友將互相之間的 email 交流與我們分享，使我能將這段回憶錄寫得更加完整。也謝謝各位好友及學生廖學翰經常看訪他，安慰他。你們都是他這掙扎過程中的貴人，讓他最後能充實的感受愛到愛的真諦。謝謝各位來參加嚴雨田的追思禮拜，願神祝福各位。謝謝。